

庚申壽七十有八月甲申葬於慈谿縣之石臺鄉句容

村孝順里王鼎先大夫墓左娶李氏葬同域子恬惟悝

悝愉孟仲歸舒鉞季歸李竦孫圭至學仲弟

朝請郎遣温州兼管內勸農事某與哀起敬

以書

錢

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惟向有

微礙某刻其碑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錯簡、脫漏示例

以《相山集》與《慈湖遺書》為例

黃寬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上二口更入

慈湖遺書

文淵閣四庫全書是目前流傳最廣的一套叢書，這套書的優劣得失，已為學界所熟知，無待多所討論。筆者在檢閱宋代史料時，為了省時方便，也常使用，發現不少可資討論的問題，曾從版本上檢討其得失。^①筆者以往的討論，多集中於文字的校勘及考訂上，知道四庫館臣的刪刪纂改，兼雜政策用意及謄抄所造成的錯誤。

近日再讀宋人文集，又發現四庫館臣抄錄時，有整頁脫漏或誤植、遺漏、錯簡等現象，致使文獻矛盾、難辨，對研究者造成極大的不便。為了減少讀者利用上的困擾，便於同道了解四庫本的情況，乃舉個人閱讀文淵閣本宋人文集時，所見《相山集》及《慈湖遺書》的例子加以說明，供同道參考，也提醒學者利用四庫全書本時注意錯簡及脫漏的部分。

一、《相山集》

本書的作者王之道，字彥猷，元祐八年（1093），宣和六年（1124）進士，曾以反對和議忤秦檜，被罷。及秦檜死，起知信陽軍，後官至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除湖南轉運判官，以朝奉大夫致仕，是兩宋之際一位中級文官。乾道五年（1169）六月死，享年七十七。光宗即位，其子王藺任參知政事，之道被贈為太師，有文集三十卷。今存四庫本乃館臣於《永樂大典》中抄錄所得，輯為三十卷。

本書卷二十九〈故武節大夫陳文叟墓誌〉（頁6下-9上）是之道記其姻親泉州晉江人陳師良的一生事蹟。文淵閣本錄這篇墓誌時錯漏的情形很嚴重，以致前後無法銜接。頁7下到頁8上銜接處的文字，是：「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紹興府蕭山縣之湘湖南越王城之（頁七下）書為參知政事，詔有司寵其先世，於是贈皇考故朝奉大夫之道為太子少師（頁八上）」，而頁8下到頁9上銜接處的記載是：「按公字彥猷，無為人，曾祖諱用和，隱德不仕，祖諱（原本缺字）贈太保，考諱奇，累贈太傅，曾祖妣馮氏，祖妣于氏（頁8下），原葬有日，求己遣人致懇於婦翁，以前福州福清令黃童行狀來乞銘，彥逢將無以為壻之意，寓書有請於予，……」（頁9上）從各頁銜接處，可見這一件墓誌前後無法聯貫，莫知實情，形成研究上的困難。可以確定的是，這幾頁是將二、三件不相干的資料抄湊在一起的，而其中頁8整頁所述又似與王之道有關。

關於王之道平生事蹟的資料極少，不易比對。《相山集》卷30所附王之道的神道碑，是僅見完整的資料，卻又有錯簡的現象，卷30頁1下到2上就很明顯：「淳熙十有六年正月，壽皇聖帝將遜于位，以今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臨安洞霄宮王公藺自禮部尚（頁1下）贈衛國夫人，妣施氏累贈福國夫人。公幼穎悟，八歲通一經，弱冠貢辟雍，與兄之義、弟之深同登宣和六年進士第（頁2上）」

^① 見黃寬重，〈四庫全書本得失的檢討——以程秘的洛水集為例〉，《漢學研究》2：1（1984），頁223-244。又《增訂湖山類稿》校異舉隅——以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為例〉，《大陸雜誌》95：5（1997.11），頁43-45。及〈文津閣本宋代別集的價值及其相關問題——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為例的討論〉，《故宮博物院季刊》15：2（1998），頁27-62。

由於《相山集》僅存抄自《永樂大典》的四庫本，文津閣本似亦與文淵閣本相同，並無供可比對的資料，而且陳師良的墓誌與王之道的神道碑也不見於其他宋人文集中，很難從其他資料，提供比勘的基礎。

不過，如果仔細核對這二件墓志與神道碑的資料，很快就會看出資料的不連貫是二件文獻抄寫時，脫誤所致。從圖一、二中的所附《相山集》卷29頁7上-9上與卷30頁1下、2下的資料看來，陳師良的墓志，在頁7下「求己蓋吾弟刪定彥逢之土胥也，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紹興府蕭山縣之湘湖南越王城之」後應接頁9上的「原。葬有日，求己遣人致懇於婦翁，以前福州福清令黃童行狀來乞銘，彥逢將無以為土胥之意，寓書有請於予」。王之道，字彥猷，其弟之深，字彥逢，陳求己為彥逢的女婿。將這二頁的文字銜接起來，就成為一份完整的墓誌。而卷29頁8上、下的文字則屬於王之道的神道碑的一部分，應接於卷30頁1下之後，成為「淳熙十有六年正月，壽皇聖帝將遜于位，以今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臨安洞霄宮王公藺自禮部尚（頁1下）書為參知政事。詔有司寵其先世，於是贈皇考故朝奉大夫之道為太子少師。闕月上踐阼，覃及天下，加贈太子太師。四月遷知樞密院事，贈少師。明年，拜樞密使，加贈太師……」（頁8上）。這樣的文字不僅前後相續，關於王藺在光宗時的仕歷，也與《宋史》卷386〈王藺傳〉（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1854）所記相符。

二、《慈湖遺書》

楊簡，字敬仲，明州人，乾道五年（1169）進士，是陸九淵的弟子，曾知樂平縣、國子博士、知溫州，終寶謨閣學士，寶慶二年（1226）三月卒，享年八十六歲，學者稱為慈湖先生，著述豐富。簡所著《慈湖遺書》，除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外，已刊行的有《四明叢書》四輯所收《遺集》十八卷，《續集》二卷。

以文津閣本為底本的《四庫全書補遺》則補了文淵閣本五條資料。^②文淵閣本《慈湖遺書》卷18頁29下至31下出現多處文獻脫漏、錯簡的現象〔圖三〕。如〈宋楊公伯明封志〉一文「娶李氏葬同域，子恬、惟、忝、慥、愉。孟女歸顏衰，仲歸舒（頁29下）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於乎！子孫皆覺，又皆競業……」（頁30上）二段內容顯然無法銜接，經查《四明叢書》本《續集》卷1頁25下，及文津閣《四庫全書補遺》（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第三冊，頁499，則「仲歸舒」後應為「鉞，季歸李竦，孫圭至學。仲弟朝請郎新差權發遣溫州兼管內勸農事某興哀起敬以書」〔見圖四，唯《四明叢書》本標題作〈楊公伯明封志〉〕。而頁30上「後一日有覺」等50字，不屬於〈宋楊公伯明封志〉的內容。經與《四明叢書》本及文津閣本核對，知道這是〈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的最後部分（文津閣本三冊，頁501。《四明叢書》卷5，頁24下-25上），文淵閣本則將〈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置於卷5頁27上下，唯「子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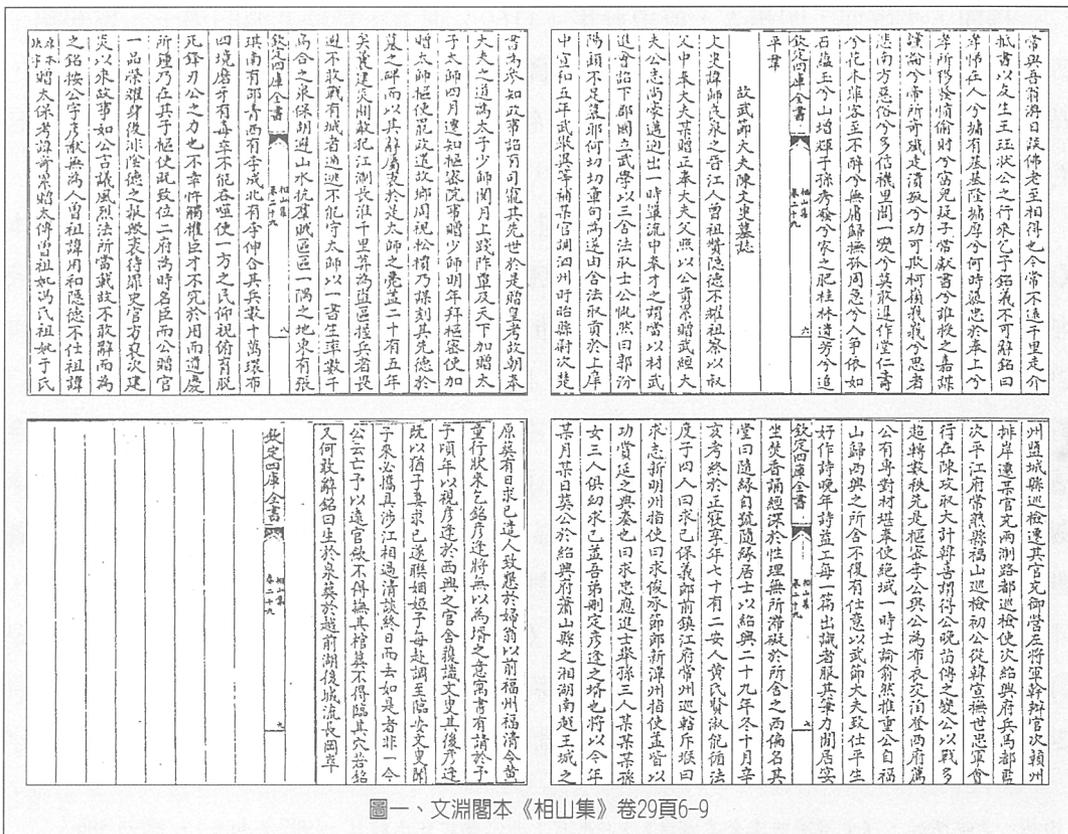
^② 楊訥、李曉明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3（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初版），頁493-506。

誠甫，亦近於嘉」以下闕。據文津閣本補上「定十有二年元夕」等字，即與「後一日有覺」等相接，形成一篇前後相續的完整文獻〔圖五〕。

同卷頁30-31有〈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一文，但頁30下「嗣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敘其事」後即接「祖璿在朝議大夫知江陰軍……」（頁31上、下）等共三〇五字。二頁前後不相聯，所敘內容有異，顯為二事。經比對文津閣本卷十九發現其後所續為「吁，人情驚異為甚難也，以此為難，則夫人皆知愛其親之心為異乎」等（頁503-504）共214字〔圖六，又見《四明叢書》本《續集》卷1，頁26上-27下〕。

文淵閣本卷18頁31上、下所錄文字，經與文津閣本比對，發現是文淵閣本失收的一篇題為〈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的後半段，文津閣本在「祖璿」等字前尚有81字及標題〔圖七，又見《四明叢書》本《續集》卷1，頁27上、下〕。可見文淵閣本《慈湖遺書》卷18頁30上至31下，所載文字，實際上是二篇墓誌銘（〈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及〈故孺人蔣氏墓誌銘〉）。由於館臣抄錄時的疏忽，產生錯簡及脫漏的現象，以致變成一個前後矛盾，不知所云的墓誌銘（〈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

以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或《四明叢書》本比對，會很快發現《慈湖遺書》卷18頁29至31的三頁中，文淵閣本所錄二件文獻（〈宋楊公伯明封志〉與〈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其實是由四件墓誌銘資料（除上述二件外，有〈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及〈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被割裂所致。如果沒有恢復原樣，會遺漏重要史料，增加研究上的困難。



圖一、文淵閣本《相山集》卷29頁6-9

古今 論衡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三十

宋 王之遺 撰

附錄

加贈少師王之道初

士有抱負經術者勵行自見於世而用之未盡者乃
受其方以訓其子今登元極重我本兵之地則聖德之
典遠矣其親立亦理之宜而事之稱也夫大夫知相
家院節惠參知政事江都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王蘭故父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太師之
道學博而文翰材全而職明聖收儒科登階歷任兩侍
僕節度使猶存欽道授位不配德先生賢佐始大開
門進亞公師受領命給官品增用詔無窮可特贈少
師

贈故太師王公神道碑
淳熙十有六年正月壽皇皇帝將遜于位以令端明殿
學士道奉大夫欽哉臨安府洞霄宮王公蘭自禮部尚
書

其年秋種不之山而有七公奪李仲園之志公以稍辛
從間道出不意天統之寒人德公極寒與公合仲和共
飲以盡力會仲和就張琪林預城道種人以十餘萬眾
來攻捨棄人曰為我請王將承來否則必屠爾寨公科
眾寡不敢將親身就賊輸其眾曰飲圍急吾勢益孤
生路絕矣仲和與賊圍固知書可以誠動辛而聽則免
禍免見殺捕愈於天子待免之眾或法言止公公曰吾
以一身救數萬生何畏死即以數十騎出見父又與
眾賊交戰不勝死之無益以公得眾心欲以
那城相妻而去爾公不可又以子報公而求且
幕遂入城而張琪復振與仲和收免其劫公道夜登
今招誘劫之眾公以計脫歸時所在監賊處起殺人
如舟獨在胡逆者皆得免未幾丁母憂葬後題辭以
便宜起公攝攝即公相序號張琪集流坑境內帖然有
偽為皇孫承徽宗指額大元帥者移徽州郡公引萬不
疑辨度園事張琪換可檢送行在所果得張琪以公

贈衛國夫人妣施氏某贈衛國夫人公幼穎悟八歲通
一經稍冠勇辭與兄之義弟之深同登宣和六年進
士第擢學士之榜其所居堂曰三桂時太平久用事者
閣道際公知必亂對策極言者皆惡其且宜之下列請
康初調和州岳陽縣有入行積兩府收家安所曰
請於官欲增城郡公皆後公時積兩府收家安所曰
修將資之誰難共不事者皆出天得數千人水而
并公成乃天然那以為能保攝今高江甫視事即管使
劉光世撤去大軍且至今其勇視視合庫無餘粒里家
素服思信不移善得錢七十萬米三千斛事定遂以饋
之或謂軍興科借不必償公曰信不可去也氏相信何
憂而先困吾民可乎謂吾自當之而書以校使者令民
安堵如故不諭司清野之議亦以備資公罷奉二親
還鄉率族嘗保湖山使弟之深守之公以兵法非
其丁壯壯戰於外且於鄉民運米於山能致一石者與

守朝迎功閣於朝政承承那說差免鎮撫司兼諸官部
督府蘇州元梁理為小北海以備委公性親公古
拾江淮天投之際而積水於所不絕之地後被氏費
財嗣道不復築合山當合死社來之術有根為官又委
公與除公廢入境意厚送人以宋初汝虎蘇蘇從
鍾云丁父憂服除通判滁州時方議和公移書吏部視
公紅球謀官公統古屬國非使又上疏陳取可勝者
五且舉所與二公書大將軍相恭意貴南州漢
猶舉鹽稅會不果行其議者集得重益公遂起意任
進卜居相山下自號相山居士以詩酒自娛凡二十
年槍死起知信陽軍號三十一年至翌明年北寇敗
盟招沿邊守備公嚴言應取不報建康郡魏老
拘沿江舟船泊北岸轉運司以朝官移郡公奏劾乞
小則失人心禁商散則支官謀大行置置中改胎敵笑
侮鄂州都統乞圍結西湖北保甲巡行許元水軍卿
道公復言統帥所請湖道是欲假百姓為兇鋒再期是

圖二、文淵閣本《相山集》卷30頁1-2部分

物欲矣其共痛共哀其痛哉老不能恸望哭欲遠斯
其哀哉其哀

宋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也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明孔
子大聖其所成明惟預于三月不違陰月且日至
當是閏于再伯仲子留于諸賢餘不能強也他
日子及于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淮之秋陽以暮之歸歸乎不
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得而能之良能容容于黃無
所考見我宋即度而程明道至矣而偏處山陸夫子
生而清明其先大夫顯沛而拱如初伯兒諸等字伯
明晚而相覺不勉不思云為變化書等之言曰昔猶
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而適于乎斯宜庸眾所能
知時嘉定三年二月庚申年七月十八日甲申葬于
慈湖縣之石堂鄉白容村孝順里王燕先大夫墓左
吳華氏墓同域于伯明後德倫孟女歸顯安仲歸許

祖孀左朝議大夫知江陰軍文祐迪功郎處州青田
縣主簿母陸氏封誦人某老矣思妣氏之不復見見
妣氏之家賢婦如妣氏存焉其既誌舅氏墓茲又
誌舅氏之孫婦某於中傷今思昔尚慈言之將氏在
母家志趨焉崇來歸外氏家事始然行禮經叔賢
疑重慈能先見閨門之內進道有度安心澆然不以
處約為耻子女家多人不堪其愛其心若固有之宗
族敬之家用平和上下無怨仇相天子義訓諸子忠
有成績皆曰自甘其苦何憚乎疾甚命子曰吾
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此生於紹興丁丑年
於晉慶乙酉年于鄞之桃源封誦人于四曰參祥曰
元凱俱入學請康升舍曰元哲曰元圭登癸未科修
職知新蔡州司戶參軍女三適聖世魯文都李正君
姚鈴深是子吳子榮祥領諸銘某以外氏之義不
敢解乃引筆而銘之曰人心即道一貫不二外氏賢
婦慈湖敬誌

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過於乎子孫皆覺又皆覺
世仁守足以垂名于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矣假誌
銘誠而具以此紙告於父

宋慈湖縣孫孝子墓誌銘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莫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
庸常之即道聖人念斯道之不明曰夫天之賦地之育
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天經地義之言猶乎遠天經地
義之言就聞近似終非本真孩提無不知愛其親斯
愛不可學而能不應而知斯愛無特貌不可推其所始
又不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
惜哉慈湖之金川鶴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
于學孝行著于鄉母疾病且革文舉封體取肝為粥
以進母越夕如醉而醒適底于室鄰里以其賢上于
縣縣上于州州時郡侯胡秀王聞而異之因大夫入亦
顯見命縣勸駕嗣王溫顏褒稱開于朝文舉曰本
心使也無愧則王若其誠不奪其志致簡帖其書

其年秋種不之山而有七公奪李仲園之志公以稍辛
從間道出不意天統之寒人德公極寒與公合仲和共
飲以盡力會仲和就張琪林預城道種人以十餘萬眾
來攻捨棄人曰為我請王將承來否則必屠爾寨公科
眾寡不敢將親身就賊輸其眾曰飲圍急吾勢益孤
生路絕矣仲和與賊圍固知書可以誠動辛而聽則免
禍免見殺捕愈於天子待免之眾或法言止公公曰吾
以一身救數萬生何畏死即以數十騎出見父又與
眾賊交戰不勝死之無益以公得眾心欲以
那城相妻而去爾公不可又以子報公而求且
幕遂入城而張琪復振與仲和收免其劫公道夜登
今招誘劫之眾公以計脫歸時所在監賊處起殺人
如舟獨在胡逆者皆得免未幾丁母憂葬後題辭以
便宜起公攝攝即公相序號張琪集流坑境內帖然有
偽為皇孫承徽宗指額大元帥者移徽州郡公引萬不
疑辨度園事張琪換可檢送行在所果得張琪以公

圖三、文淵閣本《慈湖遺書》卷18頁29-31

古今

宋乾道中進士終寶謨閣學士侍御名鉞字懋功正德甲戌進士蓋與先生同邑云皇明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十月庚子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陳洪謨宗禹謹序

慈湖遺書卷十九

宋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必明孔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月至日至

慈湖遺書

497

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強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某先大夫顛沛而拱如初伯兄諱籌字伯明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為變化易箒之言曰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於乎斯豈庸衆所能知時嘉定三年二月

金匱石室

慈湖遺書

498

圖四、文津閣本《慈湖遺書》卷19總頁497-498

庚申壽七十有八月中申葬於慈谿縣之石臺鄉白容村孝順里王暴先大夫墓左娶李氏墓同域子恬惟悒悒愉孟女歸顏衮仲歸舒鉞季歸李球孫圭至學仲弟朝請郎新差權發遣温州兼管內勸農事某與哀起敬以書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至契子是先已覺惟向有微礙某刻其碑遠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

金匱石室

慈湖遺書

499

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遺家子樵奉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決就問一言而定閨閭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隣里有生子貧不能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抹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槨野殍捐地數畝為蒿里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請誌銘其墓某與子是道心洞照無一毫間阻某亦嘗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於乎有吳延陵季子

金匱石室

慈湖遺書

500

圖五、文津閣本《慈湖遺書》卷19總頁499-500

之墓異乎後世紫辭其已戒子孫我死後母為誌銘子
是欲其考妣之善譽垂於不朽于是子種字誠甫亦
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
於乎子孫皆覺又皆號業仁守足以垂名於後載之家
傳亦垂不朽矣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紙告於父

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矣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
庸常之即道聖人意斯道之不明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501

義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夫天經地義之言猶罕遠天
經地義之首就聞近似終非本真孩提無不知愛其親
斯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斯愛無體貌不可推其所始
又不可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惜
哉慈谿之金川鷄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於學
孝行著于鄉母疾病且單文舉封體取肝為粥以進母
越夕如醉而醒迴底於寧隣里以其實上於縣縣上於
州時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大夫亦願見命縣勸

502

駕嗣王溫頰褒稱將聞於朝文舉曰日本心救他無觀嗣
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敘其事吁人情驚異為甚
難也以此為難則夫人皆知愛其親之心為異乎道無
難易人自難易心無難易動手意者自難易使文舉以
為難則不為矣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因物有遷生意
想異始折難也而道心始不明亦德始衰也如日中
肯扶持先後出告及面昏定晨者無非大道母以為庸
常而忽之自不知自不信文舉居親喪里人稱哀厚子

503

圖六、文津閣本《慈湖遺書》卷19總頁501-503

昆弟睦于親族周急矜亡先義後利嘉泰壬戌六月庚
寅以微疾終壽六十有六開禧三年三月壬寅葬于五
磊之明山銘曰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伐一木不以
其時非孝戰陳無勇非孝不難不易天經地義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先聖有訓曰吾行在孝經孝其至于天之經地之義人
之行此其所以盡心焉矧某外氏乎矧外氏而有致政
承務職楷之妻如蔣氏之淑德者乎蔣氏名處定字常

504

一妣氏之姪婦也曾祖俊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瞻左
朝議大夫知江陰軍父拾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母
陸氏封孺人某老矣思妣氏之不復見見妣氏之家賢
婦則如妣氏存焉某既誌舅氏墓茲又誌舅氏之孫婦
墓於乎傷今思昔尚思言之蔣氏在母家志趣高潔來
歸外氏收事舅姑默符禮經淑質凝重慈能先見閨門
之內進退有度安心澹然不以處約為恥子女衆多人
不堪其憂其心若固有之字族敬之家用平和上下無

505

徑克相夫子義訓諸子悉有成績嘗曰心自坦矣吾何
懼乎哉疾甚命子曰吾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
此生於紹興丁丑卒於寶慶乙酉蓋於鄞之桃源封孺
人子四曰夢祥曰元凱俱入學請舉升舍曰元哲曰元
圭登癸未科修職郎新蔡州司戶參軍女三適里世魯
文郁孝正君妣鑄孫震亨巽亨夢祥領諸銘某以外
氏之義不敢辭乃引筆而銘之曰人即道一貫不二
外氏賢婦慈湖敬誌

506

圖七、文津閣本《慈湖遺書》卷19總頁504-506